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Claire Keegan

**WALK THE BLUE FIELDS**

#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

[爱尔兰] 克莱尔·吉根 著 马爱农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Claire Keegan

**WALK THE BLUE FIELDS**

#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

[爱尔兰] 克莱尔·吉根 著 马爱农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出版获得爱尔兰文学交流会（翻译基金）资助，特此鸣谢。  
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 
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 (translation fund), Dublin, Ireland.

[www.irelandliterature.com](http://www.irelandliterature.com)

[info@irelandliterature.com](mailto:info@irelandliterature.com)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1-055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在蓝色的田野上/ (爱尔兰) 吉根 (Keegan, C.)

著; 马爱农译. --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(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08465-4

I. ①走… II. ①吉… ②马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  
品集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0372 号

CLAIRE KEEGAN

**WALK THE BLUE FIELDS**

Copyright © Claire Keegan, 2007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 K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 2011,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特约策划: 彭 伦

责任编辑: 苏福忠
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**走在蓝色的田野上**

[爱尔兰] 克莱尔·吉根 著 马爱农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[www.rw-cn.com](http://www.rw-cn.com)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: 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5.5

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8465-4

定价 18.00

## 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

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

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柯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，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柯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静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

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就也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

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



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味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臂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## 目录

001	离别的礼物
014	走在蓝色的田野上
040	黑马
050	护林员的女儿
095	在水边
107	妥协
123	花楸树的夜晚

## 离别的礼物

阳光照到梳妆台的脚上时，你起床，又检查了一遍行李箱。纽约很热，但冬天也许会变冷。那些矮脚公鸡一早上都在打鸣。这种事情你是不会怀念的。你必须穿好衣服去洗漱，把鞋子擦亮。门外，田野白茫茫的，像纸一样，上面凝着露珠。过不了多久，太阳就会把露珠烤干。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，适合晒干草。

母亲在自己的卧室里搬东搬西，把那些柜门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。你暗想，不知道你走了之后她会怎么样。其实你心里并不在意。她隔着门跟你说话。

“你吃个煮鸡蛋吧？”

“不了，谢谢你，妈妈。”

“你吃点什么吧？”

“待会儿，也许吧。”

“我给你煮个鸡蛋吧。”

楼下，水倒进锅里，插销又插上了。你听见狗跑进来，百叶窗

卷了上去。你总是更喜欢夏天的这所房子：在厨房里感觉很凉爽，后门开着，雨后有一股黑色桂竹香的芬芳。

你在浴室里刷牙。镜子上的螺丝生锈了，镜面模糊不清。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知道你没有拿到毕业证书。最后一门考的是历史，你把年代都搞混了。你弄不清那些战争和国王。英语考得更糟。你试着解释那个关于舞蹈和舞蹈家的句子。

你回到卧室，拿出护照。照片上的你看着很陌生，一脸茫然。机票上说你将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肯尼迪机场，几乎跟你离开的时间一样。你最后又看了一眼你的房间：墙上贴着玫瑰花的黄色墙纸，高高的天花板上，石棉瓦掉落的地方污渍斑斑，电暖器的电线像尾巴一样，从床底下甩了出来。这里本来是顶层一个敞开的房间，尤金给它改头换面，请来工匠，搭了这个隔间，安上了门。你还记得尤金把钥匙给你的情景，当时那对你来说多么重要啊。

楼下，母亲站在煤气灶旁，等着锅里的水烧开。你站在门口，朝外张望。已经好多天没有下雨了，从院子里接出来的水管子只能断断续续地滴水。旁边的田地里飘来干草的清香。露水一干，拉德兄弟就会出来，在草地上翻动一排排干草，趁着天好把它们储存起来。打包机漏下的碎草，他们会用干草叉捡拾起来。拉德太太会把酒瓶和沙拉端出来。他们便会靠在一包包干草上，尽情地吃喝。笑声一直传到马路上，那么清脆，像鸟儿在水面上欢叫。

“又是一个好天。”你觉得需要说话。

母亲嗓子里发出一点类似动物的声音。你转脸看她。她用手背擦着眼睛。她从来不允许自己掉眼泪。

“尤金起来了么？”她说。

“不知道。我没有听见他的声音。”

“我去把他叫醒。”

快到六点了。离动身还有一个小时。水开了，你过去把火苗旋小。锅里，三个鸡蛋互相碰撞。一个裂了，细细的一道白缝，冒着热气。你把煤气关了。你不喜欢鸡蛋煮硬。

尤金下来了，穿着星期天的衣服。他看上去很疲倦，跟平常的样子没什么区别。

“嗨，小妹，”他说，“你都弄好了？”

“弄好了。”

“机票什么的都带上了？”

“带了。”

母亲把杯子和盘子端出来，从面包上切了四分之一。刀子旧了，刀刃上有几个缺口。你吃面包，喝茶，心里想着美国人早饭吃什么。尤金把鸡蛋剥开，在面包上抹了黄油，跟几只狗一起分吃。谁也没有说话。钟敲响六点的时候，尤金伸手去拿帽子。

“院子里我还有点活儿要干，”他说，“很快就完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你可得准时动身，”母亲说，“可别半路上扎了轮胎。”

你把脏盘子放在滴水板上。你没有话要对母亲说。如果开口，你就会说出一些不合适的话，而你不愿意事情这样收场。你上了楼，但不想再回房间。你站在楼梯平台上。他们在厨房里开始说话，你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一只麻雀飞到了窗台上，啄着自己的影子，嘴巴嗒嗒地敲着玻璃。你注视着它，直到再也无法注视，然后它就飞走了。

母亲不愿意家里人口太多。她有时候发脾气，就跟你说要把你放在一个桶里淹死。小时候，你想象着被强行带到斯莱尼河边，放进一只桶里，然后桶从岸上扔到河里，随波逐流，最后沉没。后来你长大了一些，知道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，那时候你认为这么说话是很可怕的。有时候人就会说一些可怕的话。

大姐被送到爱尔兰最好的寄宿学校，后来成为一名教师。尤金在学校里很有天赋，可是刚满十四岁，你父亲就把他硬拉出来，去地里干活。那些照片上，大孩子们都穿戴整齐：丝带，短裤，明亮的太阳照着他们的眼睛。后面的孩子则是来就来了，任其自生自长，供其吃饱穿暖，然后送进寄宿学校。有时候，他们回来过法定

假期。他们带着礼物，和一种很快就消失的乐观情绪。你可以看到，他们回忆起一切，回忆起那种生活，当父亲的影子出现在地板上时，他们便都变得拘谨死板。走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被治愈了，急不可待地想离开。

一直没有轮到你去上寄宿学校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发现让女儿受教育毫无意义。你总会离开，让另一个男人享受你的教育带来的好处。如果上私立走读学校，你就能给家里帮一把手，在院子里干点儿活。父亲搬到了另一个房间，你母亲总是在他生日时跟他做爱。母亲去他的房间，他们就在那里求欢。时间总是不长，而且从不发出声音，但你就是知道。后来，连这也停了，你被打发过去，陪你父亲睡觉。大概一个月一次，总是在尤金出去的时候。

起初你是心甘情愿地去的，穿着睡衣走过楼梯平台，把脑袋埋进父亲怀里。他陪你玩，夸奖你，对你说你有脑子，说你是最聪明的孩子。他总是把胳膊放在你的脖子底下，那只可怕的手伸到衣服里面，脱掉内衣，那因为挤奶而格外有力的手，寻找到你。那只疯狂的手开始鼓捣他自己，直到发出呻吟，然后他叫你把床单拉过来，说你如果想走，就可以走了。最后是那个强制性的接吻，胡子茬，呼吸里一股烟味。有时候他给你一支香烟，你可以躺在他身边抽烟，假装你是别的什么人。完事后，你走进浴室清洗，对自己说这不算什么，希望水是烫的。

此刻，你站在楼梯平台上，努力回忆幸福的感觉，一个美好的日子，一个夜晚，一句友善的话。应该寻找某种快乐的东西，让分离变得艰难，可是脑子里什么也没有。你想起的是长毛猎犬生崽子时的情景。大约就在那个时候，母亲开始打发你去父亲的房间。在水房里，母亲面对着半桶水，把袋子摁到水底，直到呜咽的声音停止，袋子变得一动不动。那天她淹死了小狗崽，她转过头来看着你，笑了。

尤金上楼来，发现你站在那里。

“没关系，”他说，“不要在意。”

“什么没关系？”

他耸了耸肩，走进他跟父亲合住的房间。你把行李箱拖下楼。母亲没有洗碗。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瓶圣水。她把一些圣水洒在你身上。有几滴水溅到了你眼睛里。尤金拿着车钥匙下楼来。

“爸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他没有起床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你上楼去找他吧。”

“去吧，”妈说，“不要走得两手空空。”

你回到楼上，在他的房间外停住脚步。自从十二岁月经来潮，



你就不再走进这扇门。你打开门。里面很暗，窗帘周围透进几道夏日的阳光。还是那股熟悉的烟味儿和脚汗味儿。你看看床边的鞋子和袜子。你觉得恶心。他穿着背心坐在床上，这个牛贩子把一切尽收眼底，掂量着。

“这么说，你要去美国了？”他说。

你说是的。

“你可真是机灵啊，是不是？”他把肚子上的被单叠了叠。

“那边暖和吗？”

你说暖和。

“有人接你吗？”

“有。”顺着他的话说。总是这样，这是你的策略。

“那就好。”

你等着他把钱包拿出来，或告诉你钱包在哪里，让你去拿。结果，他把他的手拿了出来。你不想碰他，可是说不定钱在他手里。焦急中，你把手伸了出去，他握了握。他把你拖到他身前。他想吻你。你不用看就知道他在笑。你挣脱了他，转身走出房间，但他叫你回去。他总是这样。他知道你以为什么也得不到了，就会把东西给你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”他说，“告诉尤金，我要他天黑前把草割完。”